

徐歪歪 >> 著

比
童话更美好。

比
童话更残酷。

The Suffering Girls

苦难班的女儿们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徐歪歪／著

苦难班的女儿们

The Suffering Girls

她的远离和回归，她的相信和放弃。——张悦然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难班的女儿们/徐歪歪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5. 8

ISBN 7-80186-338-0

I. 苦...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5754 号

苦难班的女儿们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7.75 插页 10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338-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苦难班的赞美诗(序)

张悦然

我认识徐歪歪是很偶然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云南的丽江旅行。在一个曾对我有不同意味的酒吧里，在吵闹的狂欢人潮中，我早已见过她。可是我忘记了。我一直也没有记起来。只是后来再次认识她之后，她淡淡地对我说，我见过你。

当我走近徐歪歪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女孩，潜心写作，不问世事。她有一些太不问世事了，以至于她的朋友经常试图把她从写作中拉出来，让她到户外或者其他的生活中透一口气。我们原本在不同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接壤，她辛苦可是闭塞地写着，我只是从她窗外经过的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可是她对于写作的热忱以及矢志不移的干劲，打动了我，我停了下来与她交谈，甚至询问她，是否要与我同路。是的，我相信，徐歪歪是我文学道路上的一个同路人，一个很好的伴儿。

这一本书，这一本书有着作者在最初写作的这段时间里的



生涩,却又充满感动充满最由衷的对爱的珍视。苦难班,当第一次听徐歪歪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感到眼前一亮,是的,这是一个多么贴切的词——对于言说她的爱与痛,她的远离和回归,她的相信和放弃。我前面所提到的在路途中偶遇的徐歪歪,是风尘仆仆的,是晒得脸庞黝黑、表情严肃而笃定的,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这样走在路上,像一个受刑的僧侣,步履艰难地向着自己顶礼膜拜的文学圣殿走去。她曾对我说,当一个人倾注心血来做一件事业的时候,他(她)理应受苦。受苦是他(她)的常态,是他(她)必须经受的磨难,是他(她)到达目的地的惟一的选择。我也许并不完全认同她,可是有关文学路上是否有捷径,有关一个女孩是否能够毫发无损、步态悠闲地走在文学路上,我也十分疑惑。因此,我只能任凭她走在自己已经预设的苦难中,受着煎熬。文字本身对她而言也许算不得煎熬,可是她一旦进入写作的状态,就不能不在意别人是否理解了她,她的这些如叶片一样纷纷飘落下来的语句将去向何方。这也许是令很多写作的人都羡慕不已的,她能够十分流畅地写,写的过程简直如一场舞蹈一样美好飘逸。写到这里我想到,徐歪歪也提到了“她误信安徒生”,是的,她自己正如着了魔的安徒生的信徒,心甘情愿地扮演起双脚踩在刀尖上起舞的海的女儿。可是这个过程她是享受着的,她在内心为自己喝彩。而令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王子并不看她。

她在很久的时间里,都是一个声音哑然的孤独的倾诉者,都是一个没有观众的舞者。和现在很多迅速成长和凸现出来的80后写作的青年相反,她一点都不懂如何令她的读者喜欢她,她甚至完全不在意他们看不看,她有时候说得很沉溺,絮絮不止,有时候戛然而止,不再多做一句解释。

可是这样的徐歪歪是迷人的,她在《枯荣》中写下的妄想症的女孩,她在《一只天鹅的一生》中写下的执著飞行的天鹅,她在《我是一朵花痴》中写下的虔诚的花痴,每一篇都是一个由安徒生播种下的富有魔力的种子长成的参天大树,每一篇都是一个有关向着一个方向奔去永不回头 的故事,每一篇都充满了笃信充满了一个必然破碎却涌出幸福泪水的梦。每一篇都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像是圣诞节的礼物一样挂在卖火柴的小女孩隔着窗子看到的圣诞树上。

这个春天,徐歪歪住在北京的一幢高层公寓里,她养了一只有很多怪癖的公狗。她终于同意我的说法,写作需要一些回应,它们也许并不是赞美,可是它们像是微小的回音一样,让你可以感到自己强烈的敲击声音,那是一种活着的声音,活过的纪念,于是,徐歪歪决定出版她的第一本书。她十分小心地问我:“我可以说我很喜欢安徒生的童话吗?他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呢?”我笑了。我告诉她,你的读者在对岸而不是高处,他们会喜欢你,并且



和你一起上路,走过一段彼此难忘的路途。

但愿在这段路途中,我们的苦难班小儿女们能够少些苦难,多些感恩和手牵手的温暖。其实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你瞧,他们已经足够壮实了。我们的苦难使者徐歪歪,她用双手指挥,正在教给这些刚刚破壳而出的小生命唱一首苦难的赞美诗。

苦难班的小儿女们

比童话更童话

——关于苦难班的女儿们(自序)

徐丕丕

苦难班位于大伙儿的记忆里。最初,它在桃酥幼儿园的二楼,或是金葡萄幼儿园的三楼,太久远,我记不清了。但我还算是一个记忆力不错的人,所以我在长大后还常常想起苦难班的故事,虽然我们都不可能再查证出那个幼儿园究竟叫做什么名字。

据说,苦难班的男孩都没有成为异类,相反女孩们一个个与众不同,过着不甚幸福或是流离动荡的日子。毕业照上,苦难班的儿女们在照片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穿着有职业意向的服装,有白大褂、黑色的法官袍子、粉红的天鹅舞裙、绿警服、深蓝的海军制服,站在台阶上或是坐在板凳上,做出刻意而认真的姿势。儿女们的背景是一片蓝天白云,上方贴着五个不同颜色的大字,“我们的理想”。这几个字让照片看起来仿佛要引申出一个美好的童话。



这是过去许多年的事情了,没有谁能记得清楚,但是我对儿时的记忆总是毫不含糊。我时常想起过往的岁月,想起那个幼儿园里的草坪、滑梯、脚踩的轴轮;想起操场角落那个无盖的、用石头和杂草遮掩的阴井;想起苦难班的布置,有画报、玩具,还有放杂物的储藏室,爱穿短裙的女教师。一切就如同近在眼前的场景,味道却太过遥远,远得布满青苔般的霉丝。

此外,统统关于五六岁的小姑娘。她们是苦难班的女儿,一个个敏感易愁。她小小的视野之于她自己,是全世界,是整个宇宙:她见到的母亲,是全世界的女人,所以她会在成年后对女人抱以防范和排斥,因为母亲自小就在责备她的过错,她和女人的关系始终是敌对的;她见到的父亲,是全世界的男人,他对她的态度代表全世界的男人对她的态度,所以她那么费力地讨好他,渴望从他那里取得微薄的认同和赞许。于是,她感受到的苦难,成了整个人世间的苦难,漫溢到命运里,挥之不去。

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看见苦难班的模样,我不能,她们谁都不能:战争的硝烟仿佛在进入学龄时弥散干净了,而事实上,残渣在某个角落潜伏着,在她们彻底忘记战争的过程之后,突如其来地,再次侵略她们。我把一切记下了,因为从那个春天开始,我就已经看见这场战争里的牺牲者。没有人能脱逃,没有人能幸免。苦难班,它一直随着女儿的成长,从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爱

恨，到至终未能解脱的情伤。

——我一直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这仿佛是杞人忧天，仿佛是恶意的惊吓，仿佛是对自己那一代童年的扩大和哗众取宠。所以在那之后，我不去告知任何人那些可怕的时光；到了今天，我也会把故事说得委婉平静，就像说一个与自己或自己的年代截然无关的人。

那些忘记了苦难班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苦难班里短短的两三年光阴，原来就是为了成就后来的那个始终不尽如人意的成年女人。

她说完这些话，沉默下来，喝了一口水，望向窗外的葡萄藤。

那青绿色的藤爬在发黄的架子底下，爬了一圈又一圈，就像唱着一支歌曲，时高时低。这却是一支忧愁的歌曲，旋律走向寥落，最后一个音节低垂在屋檐的边角，冷冷地哭泣，无从安抚，对他人的同情亦无动于衷。

然后她开始讲述苦难班的女儿们的故事。那不过是一些片断，有的支离破碎，有的混沌暧昧，其中极少提及她们的童年时光。因为，她说，那看起来多么寻常，只有她们本人才知道，每一个细节都在影响她的一生。故事时而长达数年，时而短不过几日；她时而用第一人称，时而用第三人称；仿佛随时都在成为那



个女儿本身,随时都在为她的遭遇捏起一把冷汗。她说得脸色苍白,眉头紧锁,筋脉紧绷,浑身散发出最晦涩最陈旧的香气。

她对我说的苦难班的女儿们的故事,比童话更美好,比童话更残酷。苦难班的女儿们,比童话更童话。

苦难班的女儿们





cherry



cherry





